

沈从文 著

雪晴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雪 晴

(小说部分)

沈从文著

目 录

赤魔	1
雪晴	9
巧秀和冬生	18
传奇不奇	42

赤 魔

我们一行五个人，脚上用棕衣缠裹，在雪地里长途步行已到第六天。算算路程，傍晚应当到达目的地了。大约下午一点钟左右，翻过了小山头，到得坳上一个青石板砌就的灵官庙前面，照例要歇一会儿脚。时值雪后新晴，石条子上的积雪正在融化，并无可坐处，大家就在路当中站站。地当两山转折点，一道干涸的小溪涧被浮雪填了大半，上面有些野雉狐兔的纵横脚迹。溪涧侧是一丛丛细叶竹篁，顶戴着一朵朵浮松白雪，时时无风自落。当积雪卸下时，枝条抖一抖，即忽然弹起一阵雪粉，动中越加见得安静。远望照耀在阳光下罗列的群山，有些象是顶戴着白雪帽子，静静地在那里向阳取暖。有些却又只稀稀疏疏的横斜挂几条白痕，其余崖石便显得格外深靛。近望坳下山谷，可看见一个小小田坝，田地大小不一，如雪

片糕一般散乱重叠在那里。四个村落分散在田坪四周山凹间。一簇簇落叶科乔木，白杨、银杏、枫木树和不落叶成行列的松杉，成团聚集的竹林，孤立挺起的棕榈，以及桔柚果木，错杂其间。山东面树木丛中是一列长垣，围绕着个大院落。山西面房屋却就地势分割成三组，每一聚约莫有三十户人家。一条溪涧由东山嘴绕过，流经长垣外，再曲折盘旋沿西边几个村子消失到村后。虽相去那么远，仿佛还可听到雪水从每个田沟缺口注入溪中时的潺湲声。村中应有的碾坊、油坊、庙宇、祠堂，从房屋形制和应占位置上，都可一一估计得出。在雪晴阳光下，远近所见一种清寂庄严景象，实在异常动人。四个同伴见我对于眼前事物又有点发痴不想走路神气，于是照例向我开开小玩笑，叫我做“八大”。就中一个年纪最轻的，只十五岁，初中二年级学生，姓满的伙伴就说：

“八哥，这又可以上画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做画家，到我们这里来，有多少东西可画！只怕一辈子也画不完。还不如趁早赶到地，和我们去雪里打斑鸠炒辣子吃有意思！”其余三位正若完全同意这嘲谑，都咕咕的笑着。

“我们是现代军人，可不是充军，忙什么？”我话中也语意双关，他们明白的。

“我们还有三十里蛮路，得赶路！太晚了，恐怕

赶不上，就得摸黑。你看这种鬼天气，一到傍晚，山路被夜风一吹，冻得滑溜溜的，闪不知掉到河沟里去，怎么办？”从话语中，从几个人都急于要走路神气，我明白他们是有点故意开玩笑的，可不明白用意所在。

我于是也装作埋怨口气，“嗨，你们这个地方，真象书上说的，人也蛮，路也蛮。我实在走不动了！你们想家，你们尽管先走，我要在这里呆个半天，捶一捶草鞋耳子。我问你，究竟还有多远路？”

“八哥，行船莫算，打架莫看，”一个年长同伴接着又把话岔开，“嗨，你们听，村子里什么人家讨新媳妇，放炮吹唢呐，打发花轿出门！”

试听听，果然笳声悲咽断续中，还零零落落响了一阵小鞭炮。我摇摇头，因为对于面前景物的清寂，和生命的律动相揉相混所形成的一种境界，已表示完全的皈依。庙后路坎上有四株老山楂树，树根蟠拱，露出许多大小窟窿。我一声不响，傍着潮湿的老树根坐下来了。用意是“这里就是有大虫的景阳冈，我好歹也得坐坐”。

几个人见我坐下时，还是一致笑着，站在路当中等待。

我这次的旅行，可以说完全出于意外。原来三年前我还只是一个“二尺半”，一个上名册的丘八，经

常职务不是为司令出去护卫，就是押老实乡下人到城外去法办。两件事轮流进行，当时对于我倒似乎分别不出什么不同。因为一出动就同样有酒肉可吃。护卫到乡绅家，照例可以吃蒸鹅、辣子炒黄麂，还可抽空到溪边看看白脸长眉毛乡绅大姑娘光着两只白脚挑水，说两句不太难为情的笑话。杀人时刽子手就用那把血淋淋的大刀，随意去割切屠户卖的猪羊肉，拿回住处棚里红焖，大家都有一份。谁知有一天，我的焖狗肉本领偶然被一个军法官发现，我就变成司书了。现在，我忽然又从军法处被上司调回家乡别墅去整理书画。至于这个差事如何派到我头上，事情凑巧，说来还是和我这一生前后所遇到的别的许多事情相似，很象一种童话可不是童话。总之，我将从这个新派的职务回乡了。

其时正值学校放寒假，有四个相熟同乡学生要回家过年，就邀我先到他们乡下去，约好过了年，看过乡下放大焰火后，再返城办事。四个人住处离县城四十五里，地名“高枳”，这地方我既从未到过，走的又是一条生路，不经县城，所以远近全不熟悉。四个青年同伴在学校折磨了一个学期，一路就只谈论家中过年的情形，为家中准备的大块肥腊肉大缸甜米酒而十分兴奋。我早已没有家，也没有什么期望，一路却只好独自默默的用眼目所接触的景物，印证

半年来保留在记忆中那些大小画幅。一列迎面生树的崖石，一株负石孤立的大树，以及一亭一桥的布置，一丘一壑的配衬，凡遇到自然手笔合作处有会于心时，就必然得停顿下来，好好赏玩一番。有时或者还不免近于发呆，为的是自然的大胆常常超过画人的巧思。不是被同伴提起的两件事引起注意，我每天在路上照例有几次落后。一件是下坍路坎边烂泥新雪中钵头大的虎掌印。另一件是山坳上荷了两丈长南竹梭镖，装作猎户实行向过路人收买路钱的“坐坳老总”。一个单身上路的客人，偶然中碰到一件，都是不大好玩的！我被同伴叫做“八大”或“八哥”，也由此而来。

这时节虽在坳上，下山一二里就是村落，村落中景物和办喜事人家吹的唢呐声音，正代表着这小地方的和平与富庶。因此我满不在意，从从容容接受几个同伴的揶揄，心中却旋起一种情感，以为“为自己一生作计，当真应当设法离开军队改业学画。学习用一支笔来捕捉这种神奇的自然。我将善用所长，从楮素上有以自见。一个王子能够作的事，一个兵也未见得不能作到！”但是想想看，从舞着血淋淋大刀去割人家猪肉的生活，到一个画家的职业，是一段多么长的距离！一种新的启示与发现，更不免使我茫然失措。原来正在这个当儿，在这个雪晴清绝山谷中，忽

然腾起一片清新的号角声，一阵犬吠声。我明白，静寂的景物虽可从彩绘中见出生命，至于生命本身的动，那分象征生命律动与欢欣在寒气中发抖的角声，那派表示生命兴奋与狂热的犬吠声，以及在这个声音交错重叠综合中，带着碎心的惶恐，绝望的低噪，紧迫的喘息，从微融残雪潮湿丛莽间奔窜的狐狸与獾兔，对于忧患来临挣扎求生所抱的生命意识，可绝不是任何画家所能从事的工作！我的梦如何能不破灭，已不大象是个人可以作主。

试就当前官觉所能接触的音响加以推测，这一切很显然是向我们这条路上越来越逼近。看看站在路当中几个同伴，正用脚互相踢着雪玩，竟若毫不在意，一面踢雪一面还是用先前神气对我微笑。俨然这只是他们一种预定的恶作剧，用意即在打破我作画家的妄想，且从比较上见出城里人少见多怪，因之才慌慌张张。至于他们，可用不着。

为表示同样从容，我于是笑着招呼年纪最小的一个伙伴，“老弟，小心准备好你的齐眉棍，快有野猪来了。不要当路站让野猪冲倒你！我们最好爬到坎上来，待它过身时，你从旁闷头来一棒，不管中不中，见财有分，今天我们就有野猪肉吃！

话未说完，就听到身后一株山楂树旁咿的一声，一团黄毛物象一支箭射进树根窟窿里去了。大家猛

不防吓了一跳，掉过头来齐声嚷叫：“狐狸，狐狸！堵住，堵住！”

不到一会儿，几只细腰尖耳狗都赶来了，有三只鼻贴地面向树根直扑，摇着尾对窟窿狂吠。另一只卷毛种大型狗却向我那小同伴猛然一扑。我真着了急，“这可糟！怎不下手？”话未出口，再看看，同伴已把手杖抛去，抱住了那只狗。原来他们是旧相识，骤然相见不免亲昵得很！随后是三个青年猎户，气喘吁吁的从岔路翻过坳来。这种人平时对山相去三里还能辨别草丛中黄獐和山羊的毛色，远远一见我们，都“哈”的大声叫喊着，直奔向我的几个同伴。同伴也“哈”的向他们奔去。于是那支箭就在这刹那间，忽然又从树根射出，穿过我的脚前，直向积雪山涧窜去。几只狗随后追逐，共同将溪涧中积雪蹴起一阵白雾。去不多远，一只狗逮住了那个黄毛团时，其余几只跟踪扑上前去，狐狸和狗和雪便滚成一团。在激情中充满欢欣的愿望，正如同吕马童等当在垓下争夺项羽死尸一样情形。三个猎人和我那四个同伴看见这种情形，也欢呼着一齐跳下山涧，向狐狗一方连跌带滚跑去。……我一个人站在那个灵官庙前发呆，为了这一段短短时间所形成的空气，简直是一幕戏剧中最生动的一场，简直是……

还有更使我惊异的，即我们实际上已到了目的

地，一里外出下那个村子，原来就是高枳！四个同伴预先商量好，要捉弄我，因之故作狡狴，村子已在眼前时，还说尚有三十里路，准备大家进入村子转入家中坐定后，才给我大大一惊。偏巧村子中人趁雪晴噉狗追狐狸，迎接了我们。

从猎人口中，我们并且才知道先前听到的唢呐鞭炮声，就是小同伴满家哥哥办喜事的热闹。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和穿羽绫马褂的乡绅，披红风帽的小孩子，共同坐到那个大院落一栋新房子里方桌前面，在单纯鼓吹中，吃八大碗的喜酒了。这一来，镶嵌到这个自然背景和情绪背景中的我，作画家的美梦，只合永远放弃了。

雪 晴

竹林中一片斑鸠声，浸入我迷蒙意识里。一切都若十分陌生又极端荒唐。这是我初到“高枬”地方第二天一个雪晴的早晨。

我躺在一铺楠木雕花大板床上，包裹在带有干草和干果香味的新被絮里。细白麻布帐子如一座有顶盖的方城，在这座方城中，我已甜甜的睡足了十个钟头。昨天在二尺来深雪中走了四五十里山路的劳累已恢复过来了。房正中那个白铜火盆，昨夜用热灰掩上的炭火，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人拨开，加上了些新栗炭，从炭盆中小火星的快乐爆炸继续中，我渐次由迷蒙渡到完全清醒。我明白，我又起始活在一种现代传奇中了。

昨天来到这里以前，几个人几只狗在积雪被覆的溪涧中追逐狐狸，共同奔赴蹴起一阵如云如雾雪

粉，人的欢呼兽的低噪所形成一种生命的律动，和午后雪晴冷静景物相配衬，那个动人情景再现到我的印象中时，已如离奇的梦魇。加上初初进到村子里，从融雪带泥的小径，绕过了碾坊、榨油坊，以及夹有融雪寒意半涧溪水如奔如赴的小溪河迈过，转入这个有喜庆事的庄宅。在灯火煌煌笳鼓竞奏中，和几个小乡绅同席对杯，参加主人家喜筵的热闹，所得另外一堆印象，增加了我对于现实处境的迷惑。因此各个印象不免重叠起来。印象虽重叠却并不混淆，正如同一支在演奏中的乐曲，兼有细腻和壮丽，每件乐器所发出的每个音响，即使再低微也异常清晰，且若各有位置，独立存在，一一可以摄取。新发酤的甜米酒，照规矩连缸抬到客席前，当众揭开盖覆，一阵子向上泛滥泡沫的滋滋细声，却不曾被院坪中尖锐呜咽的唢呐声音所淹没。屋主人老太太，银白头发上簪的那朵大红山茶花，在新娘子十二幅大红绉罗裙照映中，也依然异样鲜明。还有那些成熟待年的女客人，共同浸透了青春热情黑而有光的眼睛，亦无不如各有一种不同分量压在我的记忆上。我眼中被屋外积雪返光形成一朵紫茸茸的金黄镶边的葵花，在荡动不居情况中老是变化，想把握无从把握，希望它稍稍停顿也不能停顿。过去印象也因之随同这个而动荡、鲜明、华丽，闪闪烁烁摇摇晃晃。

眼中的葵花已由紫和金黄转成一片金绿相错的幻画，还正旋转不已。

……筵席上凡是能喝的，都醉倒了。住处还远应走路的，点上火燎唱着笑着回家了。奏乐帮忙的，下到厨房，用烧酒和大肉丸子肥腊肉肿了脖子，补偿疲劳，各自方便，或抱了大捆稻草，钻进空谷仓房里去睡觉，或晃着火把，上油坊玩天九牌过夜去了，我自然也得有个落脚处。一家之主的老太太，站在厅堂前面，张罗周全的打发了许多事情后，就手抖抖的，举起一个芝麻秆扎成的火炬，准备引导我到一個特意为我安排好住处去。面前的火炬照着我，不用担心会滑滚到雪中，老太太白发上那朵大红山茶花，恰如另外一个火炬，使我回想起三十年前祖母辈分老一派贤惠能勤一家之主的种种。但是我最关心的，还是跟随我身后，抱了两床新装钉的棉被，一个年青乡下大姑娘，也好象一个火炬。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人。她原来在厅前灯光所不及处，和一个收拾乐器的乡下人说话，老太太在厅中问：“巧秀，巧秀，可是你？”“是我！”“是你，你就帮帮忙，把铺盖送到后屋里去。”于是三个人从先一时还灯烛煌煌筋鼓竞奏的正厅，转入这所大宅最僻静的侧院。两种环境的对照，以及行列的离奇，已增加了我对于处境的迷惑。到住处房中后，四堵白木板壁把一盏灯罩擦得清亮的美乎

灯灯光聚拢，我才能够从灯光下，看清楚为我抱衾抱褥的一位面目。十七岁年纪，一双清亮的眼睛，一张两角微向上翘的小嘴，一个在发育中肿得高高的胸脯，一条乌梢蛇似的大发辫。说话时一开口即带点羞怯的微笑，关不住青春生命秘密悦乐的微笑。可是，事实上这时节她却一声不响，不笑，只静静站在那个楠木花板大床边，帮同老太太为我整理被盖。我站在屋正中火盆边，一面烘手，一面游目四瞩，欣赏房中的动静：那个似静实动的白发髻上的大红山茶花，似动实静的十七岁姑娘的眉目和四肢，……那双清明无邪的眼睛，在这个万山环绕不上二百五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中看过了些什么事情？那张含娇带俏的小嘴，到想唱歌时，应当唱些什么歌？还有那颗心，平时为屋后大山豺狼的长嗥声，盘在水缸边碗口大黄喉蛇的歇凉呼气声，训练得稳定结实，会不会还为什么新事情面剧烈跳跃？我难道还不愿意放弃作一个画家的痴梦？真的画起来，第一笔应捕捉眼睛上的青春光辉，还是应保持这个嘴角边的温情笑意？我还觉得有点不可解，整理床铺，怎么不派个普通长工来帮忙，岂不是大家省事？既要来，怎么不是一个人，还得老太太同来？等等就会走去，难道也必须和老太太两人一道走？倘若不，我又应当怎么样？这一切，对于我真是一份离奇的教育。我不由得不笑了。在这些

无头无绪遐想中，我可说是来到乡下的“乡下人”。

我说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客人真麻烦老太太！麻烦这位大姐！老太太实在过累了，应当早早休息了吧。”

从那个忍着笑代表十七岁年纪微向上翘的嘴角，我看出一种回答，意思清楚分明。

“哪样对不起？你们城里人就会客气。”

的确是，城里人就会客气，礼貌周到，然而总不甚诚实得体。好象这个批评当真是从对面来的，我无言可回，沉默了。

到两人为我把床铺整理好时。老太太就拍一拍那个绣有“长命富贵”的扣花枕帕的旧式硬枕，口中轻轻的近于祝愿的语气说：“好好睡，睡到大亮再醒，不叫你你就莫醒！”且把衣袖中预藏的一个小小红纸包儿，悄悄的塞到枕头下去。我虽看见只装作不曾看见。于是，两个人相对笑笑，有会于心的笑笑，象是办完一件大事，摇摇灯座，油还不少，扭一扭灯头，看机关灵活不灵活。又验看一下茶壶，炖在炭盆边很稳当。一种母性的体贴，把凡是想得到的都注意一下，再就说了几句不相干闲话，一齐走了。我因之陷入一种完全孤寂中。听到两人在院转角处踏雪声和笑语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充满好奇的心情，伸手到枕下掏摸，果然就抓住了一样东西，一个被封好的谜。

试小心裁开一看，原来是包寸金糖，知道老太太是依照一种乡村古旧的仪式。乡下习惯，凡新婚人家，对于未结婚的陌生男客，照例是不留宿的。若特别客人留在家下住宿时，必祝福他安睡。恐客人半夜里醒来有所见闻，大早不知忌讳，信口胡说，就预先用一包糖甜甜口，封住了嘴。一切离不了象征。唯其象征，简单仪式中即充满牧歌的抒情。我因为记得一句俗话，“入境问俗”，早经人提及过，可绝想不到自己即参加了这一角。我明早上将说些什么？是不是凡这时想起的种种，也近于一种忌讳？五十里的雪中长途跋涉，已把我身体弄得十分疲倦，在灯火煌煌笳鼓竞赛的喜筵上，甜酒和笑谑所酿成的空气中，乡村式的欢乐的流注，再加上那个十七岁乡下大姑娘所能引起我的幻想或联想，似乎把我灵魂也弄得相当疲倦。因此，躺入那个暖和、轻软、有干草干果香味的棉被中，不多久，就被睡眠完全收拾了。

现在我又呼吸于这个现代传奇中了。炭盆中火星还在轻微爆炸。假若我早醒五分钟，是不是会发现房门被一只手轻轻推开时，就有一双眼睛一张嘴随同发现？是不是忍着笑踮起脚进到房中后，一面整理火盆，一面还向窗口悄悄张望，一种朴质与狡猾的混和，只差开口，“你城里人就会客气。”到这种情形下，我应当忽然跃起，稍微不大客气的惊吓她一下，还是

尽含着糖，不声不响？我不能够这样尽躺着。油紫色带锦绶的斑鸠，已在雪中咕咕咕呼朋集伴。我得看看雪晴侵晨的庄宅，办过喜事后的庄宅，那分零乱，那分静。屋外的溪涧、寒林和远山，为积雪掩覆初阳照耀那分调和，那分美，还有雪原中路坎边那些狐兔鸦雀经行的脚迹，象征生命多方的图案画。但尤其使我发生兴趣感到关切的，也许还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新娘子按规矩就得下厨，经过一系列亲友预先布置的开心笑料，是不是有些狼狈周章？大清早和丈夫到井边去挑水时，是个什么情景？那一双眉毛，是不是当真于一夜中就有了变化，一眼望去即能辨别？有了变化后，和另外那一位年纪十七岁的成熟待时大姑娘比较起来，究竟有什么不同处？……

盥洗完毕，走出前院去，尽少开口胡说。且想找寻一个人，带我到后山去望望并证实所想象的种种时，“莫道行人早，还有早行人”，不意从前院大胡桃树下，便看见那作新郎的朋友，正蹲在雪地上一大团毛物边，有所检视。才知道新郎还是按照向例，天微明即已起身，带了猎枪和两个长工，上后山绕了一转，把装套处一一看过，把所得的已收拾回来。从这个小小堆积中，我发现了两只麻兔，一只长尾山猫，一只灰獾，两匹黄鼠狼。装置捕机的地面，不出庄宅后山，半里路范围内，一夜中即有这么多触网入彀的

生物。而且从那不同的形体，不同的毛色，想想每一个不同的生命，在如何不同情形中，被大石块压住腰部，头尾翘张，动弹不得；或被圈套扣住了前脚高悬半空挣扎得精疲力尽，垂头死去；或是被机关木梁竹签，扎中肢体某一部分，在痛苦惶惧中，先是如何努力挣扎，带着绝望的低嘶，挣扎无从，精疲力尽后，方充满悲苦的激情，沉默下来，等待天明，到末了还是不免同归于尽。这一摊毛茸茸的野物，陈列在这片雪地上，真如一幅动人的图画。但任何一种图画，却不会将这个近乎不可思议的生命的复杂与多方，好好表现出来。

后园竹林中的斑鸠呼声。引起了朋友的注意。我们于是一齐向后园跑去。朋友撒了一把绿豆到雪地上，又将另一把绿豆灌入那支旧式猎枪中，藏身在一堆稻草后，有所等待。不到一会儿，枪声响处，那对飞下雪地啄食绿豆的斑鸠，即中了从枪管喷出的绿豆，躺在雪中了。吃早饭时，新娘子第一回下厨做的菜中，就有一盘辣子炒斑鸠。

一面吃饭一面听新郎述说下大围猎虎故事，使我仿佛加入了那个在自然壮丽背景中，人与另外一种生物充满激情的剧烈争斗与游戏过程。新娘子的眉毛还是弯弯的，引起我老想要问一句话，又象因为昨夜晚老太太塞在枕下那一包糖，当真封住了口，无

从启齿。可是从外面跑来的一个长工，却代替了我，打破了桌边沉默，在桌前向主人急促陈述：

“老太太，队长，你家巧秀，有人在坳上亲眼看到。昨天吹唢呐的那个中寨人，把你家大姑娘巧秀拐跑了。一定是向鸦拉营方向跑，要追还追得上。巧秀背了个小小包袱，还笑嘻嘻的！”

“噫，咦！”一桌吃饭的人，都为这个消息给愣住了。这个集中情绪的一刹那，使我意识到一件事，即眉毛比较已无可希望。

我一个人重新枯寂的坐在这个小房间火盆边，听着炖在火盆上铜壶的白水沸腾，好象失去了一些什么，不经意被那一位收拾在那个小小包袱中，带到一个不可知的小地方去了。不过事实上倒应当说“得到”了一些什么。只是得到的究竟是什么？我问你。算算时间，我来到这个乡下还只是第二天，除掉睡眠，耳目官觉和这里一切接触还不足七小时，生命的丰满、洋溢，把我的感情或理性，已给完全混乱了。

阳光上了窗棂，屋外檐前正滴着融雪水。我年纪刚满十八岁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重写

巧秀和冬生

雪在融化。田沟里到处有注入小溪河中的融雪水，正如对于远海的向往，共同作成一种欢乐的奔赴。来自留有残雪溪涧边竹篁丛中的山鸟声，比地面花草占先透露出一点春天消息，对我更俨然是种会心的招邀。就中尤以那个窗后竹园的寄居者，全身油灰、颈脖间围了一条锦带的斑鸠，作成的调子越来越复杂，也越来越离奇，好象在我耳边作成一种对话，代替我和巧秀的对话：

“巧秀，巧秀，你可当真要走？你千万莫走！”

“哥哥，哥哥，喔。你可是叫我？你从不理我，怎么好责备我？”

原本还不过是在晓梦迷蒙里，听到这个古怪荒谬的对答，醒来不免十分惆怅。目前却似乎清清楚楚的，且稍微有点嘲谑意味，近在我耳边诉说。我再也

不能在这个大庄院住下了。因此用“欢喜单独”作理由，迁移了个新地方，村外药王宫偏院中小楼上。这也可说正是我自己最如意的选择。因为庙宇和村子有个大田坝隔离，地位完全孤立。生活得到单独也就好象得到一切，为我十八岁年纪时来这里作客所需要的一切。

我一生中到过许多希奇古怪的去处。过了许多式样不同的桥，坐过许多式样不同的船，还睡过许多式样不同的床。可再没有比半月前在满家大庄院中那一晚，躺在那铺楠木雕花大床上，让远近山鸟声和房中壶水沸腾，把生命浮起的情形心境离奇。以及迁到这个小楼上来，躺在一铺硬板床上，让远近更多山鸟声填满心中空虚所形成一种情绪更幽渺难解！

院子本来不小，大半都已被细叶竹科植物所遮蔽，只余一条青石板砌成的走道可以给我独自散步。在丛竹中我发现有宜于作手杖的罗汉竹和棕竹，有宜于作箫管的紫竹和白竹，还有宜于作钓鱼竿的蛇尾竹。这一切性质不同的竹子，却于微风疏刷中带来一片碎玉倾洒，带来了和雪不相同的冷。更见得幽绝处，还是那个小楼屋脊。因为地方特别高，宜于遥瞻远瞩，几乎随时都有不知名鸟雀在上面歌呼。有些见得分外从容，完全无为的享受它自己的音乐，唱出生命的欢欣。有些又显然十分焦躁，如急于招朋唤侣，

而表示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。那个油灰色斑鸠更是我屋顶的熟客，本若为逃避而来，来到此地却和它有了更多亲近机会。从那个低沉微带忧郁反复嘀咕中，始终象在提醒我一件应搁下终无从搁下的事情——巧秀的出走。即初来这个为大雪所覆盖的村子里，参加朋友家喜筵过后，房主人点上火炬预备送我到偏院去休息时，随同老太太身后，负衾抱褥来到我房中，咬着下唇一声不响为我铺床理被那个十七岁乡下姑娘巧秀。我正想用她那双眉毛和新娘子眉毛作个比较，证实一下传说可不可靠。并在她那条大辫子和发育得壮实完整的四肢上，做了点十八岁年青人的荒唐梦。不意到第二天吃早饭桌边，却听人说她已带了个小小包袱，跟随个吹唢呐的乡下男人逃走了，在那个小小包袱中，竟象是把我所有的一些什么东西，一颗心或一种梦，也于无意中带走了。

巧秀逃走已经半个月，还不曾有回头消息。试用想象追寻一下这个发辫黑、眼睛光、胸脯饱满乡下姑娘的去处，两人过日子的种种，以及明日必然的结局，自不免更加使人茫然若失。因为不仅偶然被带走的东西已找不回来，即这个女人本身，那双清明无邪眼睛所蕴蓄的热情，沉默里所具有的活跃生命力，一切都远了，被一种新的接续而来的生活所腐蚀，遗忘在时间后，从此消失了，不见了。常德府的大西关，

辰州府的尤家巷，以及沅水流域大小水码头边许多小船上，经常有成千上万接纳客商的小婊子，脸宽宽的眉毛细弯弯的，坐在舱前和船尾晒太阳，一面唱《十想郎》小曲遣送白日，一面纳鞋底绣花荷包，企图用这些小物事连结水上来去弄船人的恩情。平凡相貌中无不有一颗青春的心永远在燃烧中。一面是如此燃烧，一面又终不免为生活缚住，挣扎不脱，终于转成一个悲剧的结束，恩怨交缚气量窄，投河吊颈之事日有所闻。追源这些女人的出处背景时，有大半和巧秀就差不多。缘于成年前后那份痴处，那份无顾忌的热情，冲破了乡村习惯，不顾一切的跑去。从水取譬，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。但这些从山里流出的一脉清泉，大都却不曾流到洞庭湖，便滞住在什么小城小市边，水码头边，过日子下来。向前不可能，退后办不到，于是如彼如此的完了。

我住处的药王宫，原是一村中最高会议所在地，村保国民小学的校址，和保卫一地治安的团防局办公处。正值年假，学校师生都已回了家。会议平时只有两种：积极的是春秋二季邀木傀儡戏班子酬神还愿，推首事人出份子。消极的便只是县城里有公事来时，集合士绅人民商量对策。地方治安既不大成问题，团防局事务也不多，除了我那朋友满大队长自兼保长，局里固定职员，只有个戴大眼镜读《随园食

谱》用小绿颖水笔办公事的师爷，另一个年纪十四岁头脑单纯的局丁。地方所属自卫武力，虽有三十多支杂色枪，平时却分散在村子里大户人家中，以防万一，平时并不需要。换言之，即这个地方经常是冷清清的。因为地方治安无虞，农村原有那分静，表面看也还保持得上好。

搬过药王宫半个月来，除了和大队长赶过几回场，买了些虎豹皮，选了些斗鸡种，上后山猎了几回毛兔，一群人一群狗同在春雪始融湿滑滑的涧谷石崖间转来转去，搅成一团，累得个一身大汗，其余时间居多倒是看看局里老师爷和小局丁对棋。两人年纪一个已过四十六七，一个还不及十五，两面行棋都不怎么高明，却同样十分认真。局里还有半部石印《聊斋志异》。这地方环境和空气，才真宜于读《聊斋志异》！不过更新的发现，却是从局里住屋一角新孵的一窝小鸡上，及床头一束束不知名草药的效用，上和师爷于短时期即成了个忘年交，又从另外一种方式上，和小局丁也成了真正知己。先是翻了几天《聊斋志异》，以为“青凤”“黄英”会有一天忽然掀帘而入，来此以前且可听到楼梯间细碎脚步声，事实上雀鼠作成的细碎声音虽多，青凤黄英始终不露面。这种悬想的等待，既混和了恐怖与欢悦，对于十八岁的生命言自然也极受用。可是一和两人相熟，我就觉得抛

下那几本残破小书实在大有道理，因为只要我高兴，随意浏览另外一本大书某一章节，都无不生命活跃引人入胜！

巧秀的妈妈原是溪口人，二十三岁时即守寡，守住那不及两岁大的巧秀和七亩山田。年纪青，不安分甘心如此下去，就和一个黄罗寨打虎匠偷偷相好。族里人知道了这件事，想图谋那片薄田，捉奸捉双，两人终于生生捉住，一窝蜂把两人拥到祠堂里去公开审判。本意也只是大雷小雨的将两人吓一阵，痛打一阵，大家即从他人受难受折磨情形中，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，再把她远远的嫁去，讨回一笔财礼，作为脸面钱，用少数买点纸钱为死者焚化，其余的即按好事出力的程度均分花用。这原是本地旧规矩，凡事照规矩作去，他人无从反对。不意当时作族长的，巧秀妈未嫁时，曾拟为跛儿子讲作儿媳妇，巧秀妈却嫌他一只脚，不答应，族长心中即憋住一腔恨恼。后来又借故一再调戏，反被那有性子的小寡妇大骂一顿，以为老没规矩老无耻。把柄拿在寡妇手上，还随时可以宣布。如今既然出了这种笑话，因此回复旧事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极力主张把黄罗寨那风流打虎匠两只脚捶断，且当小寡妇面前捶断。私刑执行时，打虎匠咬定牙齿一声不哼，只把一双眼睛盯着小寡妇。处罚完事，即预备派两个长年把他抬回二十里外黄罗

寨去。事情既有凭有据，黄罗寨人自无话说。可是小寡妇呢，却当着族里人表示她也要跟去。田产女儿通不要，也得跟去。这一来族中人真是面子失尽。尤其是那个一族之长，心怀狠毒，情绪复杂，怕将来还有事情，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连根割断，竟提议把这个不知羞耻的贱妇照老规矩沉潭，免得黄罗寨人说话。族祖既是个读书人，有个小小功名，读过几本“子曰”，加之辈分大，势力强，且平时性情又特别顽固专横，即由此种种，同族子弟不信服也得畏惧三分。如今既用维持本族名誉面子为理由，提出这种兴奋人的意见，并附带说事情解决再商量过继香火问题。人多易起哄，大家不甚思索自然即随声附和。合族一经同意，那些年青无知好事者，即刻就把绳索和磨石找来，督促进行。在纷乱下族中人道德感和虐待狂已混淆不可分。其他女的都站得远远的，又怕又难受，无可奈何，只轻轻的喊着“天”，却无从作其他抗议。一些年青族中人，即在祠堂外把那小寡妇上下衣服剥个精光，两手缚定，背上负了面小石磨，并用藤蔓紧紧把石磨扣在颈脖上。大家围住小寡妇，一面无耻放肆的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，一面还狠狠的骂女人无耻。小寡妇却一声不响，任其所为，眼睛湿莹莹的从人丛中搜索那个冤家族祖。深怕揭底的族祖，却在剥衣时装作十分生气，上下狠狠的看了小寡

妇几眼，口中不住骂“下贱下贱”，装作有事不屑再看，躲进祠堂里去了。到祠堂里就和其他几个年长族人商量打公禀稟告县里，准备大家画押，把责任推卸到群众方面去，免得将来出其他事故。也一面安慰安慰那些无可无不可年老怕事的族中长辈，引些圣经贤传除恶务尽的话语，免得中途变化。到了快要下半年时候，族中一群好事者，和那个族祖，把小寡妇拥到溪口，上了一只小船，架起了桨，沉默向溪口上游长潭划去。女的还是低头无语，只看着河中荡荡流水，以及被双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。也许正想起二辈子投生问题，或过去一时被族祖调戏不允许的故事，或是一些生前“欠人”“人欠”的小小恩怨。也许只想起打虎匠的过去当前，以及将来如何生活。不及两岁大的巧秀，明天会不会为人扼喉咙谋死？临出发到河边时，一个老表嫂抱了茫然无知的孩子，想近身来让小寡妇喂一口奶，老族祖一见，吼了一声，大骂“老狐狸，你见了鬼，还不赶快给我滚开！”一脚踢开。但很奇怪，从这妇人脸色上，竟看不出恨和惧，看不出特别紧张，一切都若平静异常。至于一族之长的那一位呢，正坐在船尾梢上，似乎正眼也不想看那小寡妇。其实心中却漩起一种极复杂纷乱情感。为去掉良心上那些刺，只反复喃喃以为这事是应当的，全族脸面攸关，不能不如此。自己既为一族之长，又读

过圣贤书，实有维持道德风化的责任，当然也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康健光鲜鲜的肉体；讨厌的倒是，“肥水不落外人田”，这肉体被外人享受。妒忌在心中燃烧，道德感益发强，迫虐狂益发旺盛，只催促开船。至于其他族中人呢，想起的或者只是那几亩田将来究竟归谁管业，都不大自然。因为原来那点性冲动已成过去，都有点见输于小寡妇的沉静情势。小船摇到潭中最深处时，荡桨的把桨抽出水，搁在舷边。船停后轻轻向左旋着，又向右旋。大家都知道行将发生什么事。一个年纪稍大的某人说，“巧秀的娘，巧秀的娘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心里明白，好好的去了吧。你有什么话嘱咐，就说了吧。”小寡妇望望那个说话安慰她的人，过一会儿方低声说。“三表哥，做点好事，不要让他们捏死我巧秀喔。那是人家的香火！长大了，不要记仇，就够了！”大家静默了。美丽黄昏空气中，一切沉静。先是谁也不肯下手。老族祖貌作雄强，心中实混和了恐怖与矜持，走过女人身边，冷不防一下子把那小寡妇就掀下了水。轻重一失衡，自己忙向另外一边倾坐，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。人一下水，先是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，因为颈背上悬系那面石磨相当重，随即打着旋向下直沉。一阵子水泡向上翻，接着是水天平静。船随水势溜着，渐渐离开了原来位置。船上的年青人眼都还直直的一声不响望着水面。

因为死亡带走了她个人的耻辱和恩怨，却似乎留念给了每人一份看不见的礼物。虽说是要女儿长大后莫记仇，可是参加的人哪能忘记自己作的蠢事。几个人于是俨然完成了一件庄严重大的工作，把船掉了头。死的已因罪孽而死了，然而“死”的意义却转入生者担负上，还得赶快回到祠堂里去叩头，放鞭炮挂红，驱逐邪气，且表示这种“勇敢”和“决断”兼有真正愚蠢的行为，业已把族中受损失的“荣誉”收复。事实上，却是用这一切来祓除那点在平静中能生长，能传染，影响到人灵魂或良心的无形谴责。即因这种恐怖，过四年后，那族祖便在祠堂里发狂自杀了。只因为最后那句嘱咐，巧秀被送到三十里外的高枳满家庄院，活下来了。

巧秀长大了，亲眼看过这一幕把她带大的表叔，团防局的师爷，原本有意让她给满家大队长做小婆娘，有个归依，有个保护。只是老太太年老见事多，加之有个痛苦记忆在心上，以为凡事得从长作计。巧秀对过去事又实在毫无所知，只是不乐意。年龄也还早，因此暂时搁置。

巧秀常到团防局来帮师爷缝补衣袜，和冬生也相熟。冬生的妈杨大娘，一个穷得厚道贤慧的老妇人，在师爷面总称许巧秀。冬生照例常常插嘴提醒他的妈，“我还不到十五岁，娘。”“你今年十五明年就

十六，会长大的！”两母子于是在师爷面前作些小小争吵，说的话外人照例都不甚容易懂。师爷心中却明白，母子两人意见虽对立，却都欢喜巧秀，对巧秀十分关心。

巧秀的逃亡正如同我的来到这个村子里，影响这个地方并不多，凡是历史上固定存在的，无不依旧存在，习惯上进行的大小事情，无不依旧照常进行。

冬生的母亲一村子里通称为杨大娘。丈夫十年前死去时，只留下一所小小房屋和巴掌大一片菜地。生活虽穷然而为人笃实厚道，不乱取予，如一般所谓“老班人”。也信神，也信人，觉得这世界上有许多事得交把神，又简捷，又省事。不过有些问题神处理不了，可就得人来努力了。人肯好好的做下去，天大难事也想得出结果；办不了呢，再归还给神。如其他手足贴近土地的农村人民一样，处处尽人事而信天命，生命处处显出愚而无知，同时也处处见出接近了一个“夙命论”者，照读书人说来就是个“道”字。冬生在这么一个母亲身边，在看牛，割草，捡菌子，和其他农村子弟生活方式中慢慢长大了，却长得壮实健康，机灵聪敏。只读过一年小学校，便会写一笔小楷字，且跟团防局师爷学习，懂得一点公文程式。作公丁收入本不多，惟穿吃住已不必操心。此外每月还有一箩净谷子，一点点钱。这份口粮捎回作家用，杨

大娘生活因之也就从容得多。且本村二百五十户人家，团丁是义务性质不拿工薪的。有公职身分公份收入阶层总共不过四五人，除保长队长和那个师爷外，就只那两个小学教员，开支都不大。所以冬生的地位，也就值得同村小伙子羡慕而乐意得到它。职务在收入外还有个抽象价值，即抽丁免役，且少受来自城中军政各方的经常和额外摊派。凡是生长于同式乡村中的人，都知道上头的摊派法令，一年四季如何轮流来去，任何人都招架不住，任何人都不可免，惟有吃公事饭的人，却不大相同。正如村中“一脚踢”凡事承当的大队长，派人筛锣传口信集合父老于药王宫开会时，虽明说公事公办，从大户带头摊起，自己的磨坊、油坊，以及在场上的槽坊，小杂货铺统算在内，一笔数目照例比别人出的多。且愁眉不展的抱怨周转不灵，有时还得出子利举债。可是村子里人却只见到队长上城回来时，总带了些使人开眼的文明玩意儿，或换了顶呢毡帽，或捎了个洋水笔，遇有作公证画押事情，多数公民照例按指纹或画个十字，少数盖章，大队长却从中山装胸间口袋上拔出那亮晃晃圆溜溜宝贝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已够使人惊奇。一问价钱数目才更吓人，原来比一只耕牛还贵！象那么做穷人，谁不乐意！冬生随同大队长的大白骡子来去县城里，一年不免有五七次，知识见闻自比其他乡下人

丰富。加上母子平时的为人，因此也赢得一种不同地位。而这地位为人承认表示得十分明显，即几个小地主家有十二三岁小闺女的，都乐意招那么一个得力小伙子作上门女婿，以为兴家立业是个好帮手。

村子去县城已四十五里，离官路也在三里外。地方不当冲要，不曾驻过兵。因为有两口好井泉，长年不绝的流，营卫了一坝上好冬水田。田坝四周又全是一列小山围住，山坡上种满桐茶竹漆。村中规约好，不乱砍伐破山，不偷水争水。地方由于长期安定，形成的一种空气，也自然和普通破落农村不同，凡事照例都有个规矩。虽由于这个长远习惯的规矩，在经济上有人占了些优势，于本村成为长期统治者，首事人。也即因此另外有些人就不免世代守住佃户资格，或半流动性的长工资资格，生活在被支配状况中，矛盾显明。但两者生活方式，虽有差距还是相隔不太多，同样得手足贴近土地，参加劳动生产，没有人完全袖手过日子。惟由此相互对照生活下，随同大社会的变动，依然产生了一种游离分子。这种人的长成，都若有个公式：凡事由小而大，小时候作顽童野孩子，事事想突破一乡公约，砍砍人家竹子作钓竿，摘摘人家园圃桔柚解渴，偷放人田中水捉鱼，或从他人装置的网罟中取去捉住的野兽。自幼即有个不劳而获的发明，且凡事作来相当顺手，长大后，自然便忘不了随

事占点便宜。浪漫情绪一扩张，即必然从农民身分一变而成为“游玩”。社会还稳定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不能成大气候，就在本村子里街头开个小门面，经常摆桌小牌抽点头，放点字母利。相熟方面多，一村子人事心中一本册，知道谁有势力谁无财富，就向那些有钱无后的寡妇施点小讹诈。平时既无固定生计，又不下田，四乡逢场时就飘场放赌。附近四十里每个村子里都有三五把兄弟，平时可以吃吃喝喝，困难时也容易相帮相助。或在猪牛买卖上插了句嘴，成交时便可从经纪方面分点酒钱，落笔小油水。什么村子里有大戏，必参加热闹。和掌班若有交情，开锣封箱必被邀请坐席吃八大碗，打加官叫出名姓，还得做面子打个红纸包封。新来年青旦角想成名，还得和他们周旋周旋，靠靠灯，方不会凭空为人抛石头打彩。出了事，或得罪了当地要人，或受了别的气扫了面子，不得不出外避风浪换码头，就挟了个小小包袱，向外一跑。更多的是学薛仁贵投军，自然从此就失踪了，居多迟早成了炮灰。若是个女的呢，情形就稍稍不同。生命发展与突变，影响于黄毛丫头时代的较少，大多数却和成年前后的性青春期有关。或为传统压住，挣扎无从，终于发疯自杀。或突过一切有形无形限制，独行其是，即必然是随人逃走。惟结果总不免依然在一悲剧性方式中收场。

但近二十年社会既长在变动中，二十年内战自残自黥的割据局面，分解了农村社会本来的一切。影响到这小地方，也自然明白易见。乡村游侠情绪和某种社会现实知识一接触，使得这个不足三百户人家村子里，多有了三五十支杂色枪，和十来个退伍在役的连长、排长、班长，以及二三更高级更复杂些的人物。这些人多近于崭新的一个阶层，即求生存已脱离手足勤劳方式，而近于一个寄食者。有家有产的可能成为小土豪，无根无柢的又可能转为游民、土匪，而两者又必有个共同的趋势，即越来越与人民土地生产劳作隔绝，却学会了新的世故和残暴。尤其是一些人学得了玩武器的技艺，干大事业既无雄心和机会，也缺少本钱。回转家乡当然就只能作点不费本钱的买卖。且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，产生一套现实哲学。这体系虽不曾有人加以分析叙述，事实上却为极多数会玩那个照环境所许可的人物所采用。永远有个“不得已”作借口，于是绑票种烟都成为不得已。会合了各种不得已而作成的堕落，便形成了后来不祥局面的扩大继续。但是在当时那类乡村中，却激发了另外一方面的自卫本能，即大户人家的对于保全财富进一步的技能。一面送子侄入军校，一面即集款购枪，保家保乡土，事实上也即是保护个人的特别权益。两者之间当然也就有了斗争，随时随地有流血事

件发生，而结怨影响到累世。特别是小农村彼此利害不同的矛盾。这二十年一种农村分解形式，亦正如大社会在分解中情形一样，许多问题本若完全对立，却到处又若有个矛盾的调合，在某种情形中，还可望取得一时的平衡。一守固定的土地，和大庄院、油坊或榨坊槽坊，一上山落草；却共同用个“家边人”名词，减少了对立与磨擦，各行其是，而各得所需。这事看来离奇又十分平常，为的是整个社会的矛盾的发展与存在，即与这部分的情形完全一致。国家重造的设计，照例多疏忽了对于这个现实爬梳分析的过程，结果是一例转入悲剧，促成战争。这小村子所在地，既为比较偏远边僻贵州湖南的边土，地方对“特货”一面虽严厉禁止，一面也抽收税捐。在这么一个情形下，地方特权者的对立，乃常常因“利益平分”而消失。地方不当官路，却宜于走私，烟土和盐巴的对流，支持了这个平衡的对立。对立既然是一种事实，各方面武器转而好象都收藏下来不见了。至少出门上路跑差事的人，为求安全，徒手反而比带武器来得更安全。过关入寨，一个有衔名片反而比带一支枪更安全省事。

冬生在局里作事，间或得出出差，不外引导保护小烟贩一二挑烟土下行，或盐巴旁行。路不须出界外，所以对于这个工作也就十分简单，时当下午三点

左右，照习惯送了两个带特货客人从界内小路过境。出发前，还正和我谈起巧秀问题。一面用棕衣包脚，一面托我整理草鞋后跟和耳绊。

我逗弄他说，“冬生，巧秀跑了。那清早大队长怎不派你去追她回来？”

“人又不是溪水，用闸门哪关得住。人可是人！我即或是她的舅子，本领不大，也不会起作用！追上了也白追。”

“人正是人，哪能忘了大队长老太太十多年对她的恩情？还有师爷，磨坊，和那个溪水上游的钓鱼堤坝，都象熟亲友，怎么舍得？依我看，你就舍不得！”

“磨坊又不是她的财产。你从城里来，你欢喜，我们可不。巧秀心窍子通了，就跟人跑了。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这笔账要明天再算去了。”

“她自己会不会回来？”

“回来吗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哪有长江水倒流？”

“我猜想她总在几个水码头边落脚，不会飞到海外天边去。要找她一定找得回来。”

“打破了的坛子，谁也不要！”

“不要了吗？你舍得我倒舍不得，这个人依我看，为人倒很好！不象个横蛮丫头！”

我的结论既似真非真，倒引起了冬生的注意。他于是也似真非真的向我说，“你欢喜她，我见她一定

告她。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，会给你做个绣花抱肚，里面还装满亲口嗑的南瓜子仁。可惜你又早不说，师爷也能帮你忙！”

“早不说吗？我一来就只见过她一面。来到这村子里只一个晚上，第二早天刚亮，她就跟人跑了！我哪里把灯笼火把去找她。”

“那你又怎么不追下去？萧何追韩信，下河码头熟，你追去好了！”

“我原本只是到这里来和你大队长打猎，追麂子狐狸兔子，想不到还有这么一种山里长大的标致东西！”

这一切自然都是笑话，已快五十岁的师爷，听到我说的笑话，比不到十五岁冬生听来的意义，一定深刻得多。原本不开口，因此也搭话说，“凡事要慢慢的学，才会懂。我们这地方，草草木木都要慢慢的才认识，性质通通不同的！断肠草有毒，牛也不吃它。火麻草螫手，你一不小心就遭殃。”

冬生走后约一点钟，杨大娘却两脚黄泥到了团防局。师爷和我正在一窠新孵出的小鸡边，点数那二十个小小活动黑白毛毛团。一见杨大娘那两脚黄泥，和提篮中的东西，就知道是从场上回来的。“大娘，可是到新场办年货？你冬生出差去了，今天歇红岩口，明天才能回来。可有什么事情？”

杨大娘摸一摸提篮中那封点心，“没有什么事。”

“你那笋壳鸡上了孵没有？”

“我那笋壳鸡上城做客去了，”杨大娘点一点搁在膝头上的提篮中物，计大雪枣一斤，刀头肉一斤，元青鞋面布一双，香烛纸张全份，还加上一封百子头炮仗，一一点数给师爷看。

问一问，才知道原来当天是冬生满十五岁的生日。杨大娘早就弯指头把日子记在心上，恰值鸦拉营逢场，犹自嘀咕了好几个日子，方下狠心，把那预备上孵的二十四个大白鸡蛋从箩筐中一一取出，谨慎小心放入垫有糠壳的提篮里，捉好那只笋壳色母鸡，套上草鞋，赶到场上去，和城里人打交道。虽下决心那么作，走到相去五里的场上，倒象原不过只是去玩玩，看看热闹，并不需要发生别的事情。因为鸡在任何农村都近于那人家属之一员，顽皮处和驯善处，对于生活孤立的老妇人，更不免寄托了一点热爱，作为使生活稍有变化的可怜简单的梦。所以到得人马杂沓黄泥四溅的场坪中转来转去等待主顾时，杨大娘自己即老以为这不会是件真事情。有人问价时，就故意讨个高过市价一倍的数目，且作成“你有钱我有货，你不买我不卖”对立神气，并不希望脱手。因为要价过高，城里来的老鸡贩，稍微揣揣那母鸡背脊，不还价，就走开了。这一来，杨大娘必作成对于购买

者有眼不甚识货轻蔑神气，扁扁嘴，掉过头去不作理会。凡是鸡贩子都懂得乡下妇人心理，从卖鸡人的穿着上即可明白，以为明白时间早，不忙收货，见要价特别高的，想故意气一气她，就还个起码数目。且激激她说，“什么八宝精，值那样多！”杨大娘于是也提着气，学作厉害十分样子，“你还的价钱只能买豆腐吃。买你的豆腐去吧。”且象那个还价数目不仅侮辱了本人，还侮辱了身边那只体面肥母鸡，怪不过意，因此掉转身，抚抚鸡毛，拍拍鸡头，好象向鸡声明，“不必忙，再过一刻钟我们就回家去。我本来就只是玩玩的，哪舍得你！”那只母鸡也象完全明白自己身分，和杨大娘的情绪，闭了闭小红眼睛，只轻轻的在喉间“骨骨”哼两声，且若完全同意杨大娘的打算。两者之间又似乎都觉得“那不算什么，等等我们就回去，我真乐意回去，凡事一切照旧。”

到还价已够普通标准时，有认得她的熟人，乐于圆成其事，必在旁插嘴，“添一点，就卖了。这鸡是吃绿豆包谷长大的，油水多！”待主顾掉头时，又轻轻的知会杨大娘，“大娘要卖也放得手了。这回城里贩子来得多，也出得起价。若到城里去，还卖不到这个数目！”因为那句“要卖得趁早放手”，和杨大娘心情基本冲突，所以回答那个好意却是：

“你卖我不卖，我又不等钱用。”

或者什么人说，“不等钱用你来作什么？没得事作来看水鸭子打架，胜败作个公证人？肩膊发松，怎不扛扇石磨来？”

杨大娘看看，搜寻不出谁那么油嘴滑舌，不便发作，只轻轻的骂着，“背时不走运的，你妈你婆才扛石磨上场玩，逗人开心长见识！”

事情相去十五六年，石磨的用处早成典故，本乡人知道的已不多了。

……哪有不等钱用这么十冬腊月抱鸡来场上喝风的人？事倒凑巧，因为办年货城里送礼需要多，临到末了，杨大娘竟意外胜利，只把母鸡出脱，卖的钱比自己所悬想的还多些。钱货两清后，杨大娘转入各杂货棚边去，从鸡、鸭、羊、兔、小猫、小狗，和各种叫嚷，赌咒，争持交易方式中，换回了提篮所有。末了且象自嘲自诮，还买了四块豆腐，心中混合了一点儿平时没有的怅惘、疲劳、喜悦，和朦胧期待，从场上赶回村子里去。在回家路上，看到有村子里人有用葛藤缚住小猪的颈脖赶着小畜生上路的，也看到有人用竹箩背负这些小猪上路的，使他想起冬生的问题。冬生二十岁结婚一定得用四只猪，这是五年后事情。眼前她要到团防局去我冬生，只是给他个大雪枣吃，量一量脚看鞋面布够不够，并告冬生一同回家去吃饭，吃饭前点香烛向祖宗磕磕头。冬生的爹死去

整十年了。

杨大娘随时都只想向人说，“杨家的香火，十五岁。你们以为孵一窝鸡，好容易事！他爹去时留下一把镰刀，一副连枷，……你不明白我好命苦！”到此眼睛一定红红的，心酸酸的。可能有人会劝慰说，“好了，现在好了，杨大娘，八十一难磨过，你苦出头了！冬生有出息，队长答应送他上学堂。回来也会做队长！一子双桃讨两房媳妇，鸦拉营王保长闺女八铺八盖陪嫁，装烟倒茶都有人，享福在后头，你还愁个什么？……”

事实上杨大娘其时却笑笑的站在师爷的鸡窝边，看了一会儿小鸡。可能还关心到卖去的那只鸡和二十四个鸡蛋的命运，因此用微笑覆盖着，不让那个情绪给城里人发现。天气看看已晚下来了。正值融雪，今天赶场人太多，田坎小路已踏得个稀糊子烂，怪不好走。药王宫和村子相对，隔了个半里宽田坝，还有两道灌满融雪水活活流注的小溪，溪上是个独木桥。大娘心想：“冬生今天已回不了局里，回不了家。”似乎对于提篮中那包大雪枣“是不是应当放在局里交给师爷”问题迟疑了一会儿，末后还是下了决心，提起篮子走了。我们站在庙门前石栏杆边，看这个肩背已佝偻的老妇人，一道一道田坎走去。还不忘记嘱咐我，“路太滑，会滚到水里面去。那边长工会

给你送饭来的！”

时间大约五点半，村子中各个人家炊烟已高举。先是一条一条孤独直上，各不相乱。随后却于一种极离奇情况下，被寒气一压，一齐崩坍下来，展宽成一片一片的乳白色湿雾。再过不多久，这个湿雾便把村子包围了，占领了。杨大娘如何作她那一顿晚饭，是不易形容的。灶房中冷清了好些，因为再不会有一只鸡跳上砧板争啄菠菜了。到时还会抓一把米头去喂鸡，始明白鸡已卖去。一定更不会料想到，就在这一天，这个时候，离开村子十五里的红岩口，冬生和那两个烟贩，已被人一起掳去。

我那天晚上，却正和团防局师爷在一盏菜油灯下大谈《聊斋志异》，以为那一切都是古代传奇，不会在人间发生，所以从不怕僵尸不怕精怪。师爷喝了一杯酒话多了点，明白我对青凤黄英的向往，也明白我另外一种弱点，便把巧秀母亲故事源源本本告给我。且为我出主张，不要再读书。并以为住在任何高楼上，固定不动窝，都不如坐在一只简单小小“水上漂”，更容易有机会和那些使二十岁小伙子心跳神往的奇迹碰头！他的本意只是要我各处走走，不必把生活长远固定到一个小地方，或一件小小问题得失上，见闻一开阔，人也就大派多了。不意竟招邀我回忆上了另外那一只他曾坐过久已不存在的小船。

我仿佛看到那只向长潭中桨去的小船，仿佛即稳坐在那只小船一头，仿佛有人下了水，随后船已掉了头。……水天平静，什么都完事了。一切东西都不怎么坚牢，只有一样东西能真实的永远存在，即从那个对生命充满了热爱，却被社会带走了爱的二十三岁小寡妇一双明亮、温柔、饶恕了一切的眼睛中看出来，所看到的那一片温柔沉静的黄昏暮色，以及在暮色倏忽中，两个船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。巧秀已经逃走半个月，巧秀的妈颈悬石磨沉在溪口长潭中已十五年。

一切事情还并没有完结，只是一个起始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末北平

传 奇 不 奇

满老太太从油坊到碾坊。溪水入冬枯落，碾槽停了工，水车不再转动，上面挂了些绿丝藻已泛白，石头上还有些白鸟粪。一看即可知气候入冬，一切活动都近于停止状态，得有个较长休息。不过一落了春雪，似乎即带来了点春天信息。连日融雪，汇集在坝上长潭的融雪水，已上涨到闸口，工人来报说水量已经可转动碾盘。照习惯，过年时，每个人家作糍粑很要几挑糯小米和大米。新媳妇拜年走亲戚，也少不了糍粑和甜酒，都需要糯谷米。老太太因此来看看，帮同守碾坊的工人，用长柄扫帚打扫清理一下墙角和碾盘上蛛网蟪钱，在横轴上钢圈上倒了点油，挂好了搁在墙角隅的长摇筛，一面便吩咐家中长工，挑一箩糯谷来试试槽，看看得不得用。

工人回去后，老太太把搁在旁边一个细篾烘笼

提到手中，一面烘手一面走出碾坊，到坝上去看看。打量等待试过槽后，再顺便过村头去看看杨家冬生的妈。孩子送客人送了三天，还不曾转身，算是新事情。二三十里路并不算远，平时又无豺狼虎豹，路上一坦平，夜间摸黑也不会迷路。难道真是眼睛上有毛毛虫，掉到路旁“陷眼”“地窟窿”（死去万年的火山口）里去了？还是追麋子兔子，闪不知走到雪里滚入淤泥田，拔脚不出惨遭灭顶？（这在雪地上总还有个踪迹消息！）此外只有一个原因，即早先已定下了主意，要学薛仁贵，投军奔前程，深怕寡母眼泪浸软了心，临时脱身不得，因此趁便走去，可是在局里当差，已经是在乡兵员，想考学校，哪还有更方便事情？照乡村习惯，少年子弟背井离乡的事情虽常有，照例是要因点外事刺激才会发生：受了什么人的气丢失面子，赌输了钱无法交代，和什么女子有过情分，难善终始，不易长此厮守下去，到后方不免有此一着，不是同走就是独行，努力把自己拔出家乡拔出苦恼，取得个转机。就冬生说，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。局里师爷到庄子上去提供报告时，就证明薛仁贵投军事不大可信。只有一点点可疑处，即是不是因为巧秀走失，半个月还无消息，冬生孩子心实，心里有些包瞒着的事，说不出口，所以要告奋勇去把巧秀找寻回来。说不定事前还许愿发过誓，找不到决不回乡，所

以就失了踪。这自然只是局里师爷的猜想，无凭无据。不过由此出发，村子里却发生了些以讹传讹的谣言：冬生到红岩口，看见了满家逃亡的巧秀，知道是和吹唢呐中寨人想要逃下常德府，凑巧碰了头。两口子怕冬生小孩子口松出事，就把他一索子捆上，抛到江口大河里去了。事情虽没见证，话语却传到了老太太耳边。老太太心中难过，半信半疑，想去看看冬生的娘，安慰安慰这个妇人。临时还用小篮子装了二十个大鸡蛋。

高枳地方二百多户人家，除了杨家段家，满姓算是大族，老太太家里，又是这一族中门面户。近村子田地山坡产业，有一部分属于这个人家。此外属于族中共有的，还有油坊、碾坊等等产业，三年一换，轮流管理。五里场外集上又开了个小小官盐杂货铺，生产不多，只作为家中人赶场落脚地方。当家的男主人四十岁左右就过世了，目前接手管业的，是年过六十还精神矍铄的老太太。丈夫已死去快二十多年。生有二男二女：女的都已出嫁，身边只两个男孩，大的就是刚婚娶不久的地方团防局大队队长，小的进城上中学，在县里还只读初中二。两弟兄平时为人都还本分，大的只读过三年私学，对于“子曰”影响不多。按照一个乡下有产业子弟的兴趣和保家需要，不免欢喜玩枪弄棒。家中有长工，有猎狗，有枪支，而且

来了客人，于是一个冬天，都用于鬻子所谓“捕虎逐麋”游猎工作上消磨了。

老太太穷人出身，素朴而勤俭。家产是承袭累代勤俭而来，所以门庭保留一点传统规矩。自己一身的穿着，照例是到处补丁上眼，却永远异常清洁。内外衣通用米汤浆洗得硬挺挺的，穿上身整整齐齐，且略有点米浆酸味和干草香味。头脚都拾掇得周周整整，不仅可见出老辈身分，还可见出一点旧式农村妇女性格。一切行为都若与书本无关，然而却处处合乎古人所悬想，尤其是属于性情一方面。明白财富聚散之理，平时赡亲恤邻，从不至于太吝啬。散去了财产一部分，就保持了更多部分。一村子非亲即友，遇什么人家出了丧事喜事，月毛毛丢了生了，儿子害了长病，和这家女主人谈及时，照例要陪陪悲喜。事后还悄悄的派人送几升米或两斤片糖去，尽一尽心。一切作来都十分自然。

一家人都并无一定宗教信仰，屋当中神位，供了个天地君亲师牌位，另外还供有太岁和土地神。灶屋有灶神，猪圈、牛栏、仓房也各有鬼神所主。每早晚必由老太太洗手亲自去作揖上香。逢月初一十五，还得吃吃观音斋，感谢并祝愿一家人畜平安。一年四季必按节令举行各种敬神仪式，或吃斋净心，或杀猪还愿，不问如何，一个凡事从俗。十二月过年时，有门

户处和猪圈牛栏都贴上金箔喜钱和吉祥对联庆贺丰节。并一面预备了些钱米分送亲邻。有羞羞怯怯来告贷的，数目不多，照例必能如愿以偿。

一家财产既相当富有，照料经管需人，家中除担任团防局保卫一村治安的丁壮外，长年还雇有三四个长工，和一个近亲管事。油坊碾坊都有副产物，用之不竭，因此经常养了四只膘壮大牯牛，一栏肥猪，十来头山羊，三五十只鸡鸭，十多窝鸽子，几只看家狗。大院中心有一株大胡桃树，竹笼中还喂有两只锦鸡，一对大耳朵洋兔子，宅后竹园尚有几箱蜜蜂。对外商务经济，虽由管事族中子弟经手，内外收支，和往来亲戚礼数往还以及债务数目，却有一本“无字经”记在老太太心中，一提起，能道出源源本本。

老太太对日常家事是个现实主义者，对精神生活是个象征主义者，对儿女却又是理想主义者；一面承认当前，一面却寄托了些希望于明天。大儿子有点实力可以保家，还有精力能生二男二女，她还来得及为几个孙子商定亲事，城里看一房亲，乡里看一房亲。两孙女儿也一城一乡许给人家。至于第二儿子的事呢，照老太太意思，既读了书，就照省城里规矩，自由自在，找一个城里女学生，让她来家族中小学教教书，玩风琴唱歌也好，小夫妇留在城中教小学也好，只要二儿子欢喜都可照办。二儿子却说还待十年

再结婚不迟。……冬生呢，这个小孩子她想也要帮帮忙，到成年讨媳妇时，送三五亩山地给他自己管业。

老太太的梦在当地当时说来，相当健康也相当渺茫。因为中了俗话说的“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”，一切合理建筑起来的楼阁，到天那一算出现时，就会一齐塌圮成为一堆碎雪破冰，随同这个小溪流的融雪水，漫过石坝，钻过桥梁，带入大河，终于完事。因为这个小小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更大的那个社会基础上的。农村经济在崩溃中，县里省里的经济，大部分靠鸦片烟的过境税收维持。高视村子里一个团防总局，三十支老式自卫枪枝，团上的开销，大部分也靠的是在所属范围内，护送小规模烟贩走私，每挑烟土十元的过境保护税。照习惯，只是派个引路人拿个名片送过境就尽了责任。下一段路就归另外地区团上负责了。

老太太见长工挑着两半箩谷子从庄子里走出，直向碾坊走来，后面跟了两个人，一个面生的，另一个就是正想去看看的冬生的妈。还不及招呼，却发现了杨大娘狼狈焦急神气，赶忙迎接上去，“大姨，大姨，你冬生回来了吗？我正想去看你！”

杨大娘两脚全是雪泥，萎悴悴的，虚怯怯的，身子似乎比平时缩小了许多，轻轻咒了自己一句，“菩萨，我真背时！”

老太太从神气估出了一点点谱，问那陌生乡下人，“大哥，你可是新场人？”

挑谷子长工忙说，“鸡冒老表，这是队长老太太，你说说你那个，不要包瞒不要怕。”

老太太把一众让进碾房里去，明白事情严重。

那人又冷又急，口中打结似的，说了两三遍，才理畅了喉，说明来意。从来人口中方知道失踪三天的冬生，和护送的那两挑烟土，原来在十里外红岩口，被寨子上田家两兄弟和一小帮人马拦路抢劫了。因为首先押到鸡冒老表在山脚开的小饭铺烤火，随后即一同上了山，不知向什么地方走了。鸡冒认得冬生，看冬生还笑咪咪的，以为不是什么大事。昨天赶场听人说冬生久不回村子，队长还放口信找冬生，打听下落，才知道冬生是和烟帮一起被劫回不来。那群人除了田家庄子两兄弟面熟，还有个大家都叫他作五哥，很象是会吹唢呐的中寨人，才二十来岁一个好后生，身上背了他那个唢呐，另外还背个盒子炮，威风凛凛。冬生还对他笑也对鸡冒老表笑，意思可不明白。来人一再请求老太太，不要张扬说这事是他打的报告，因为他怕田家兄弟明天烧房子报仇。他又怕不来报告，将来保上会有人扳他连坐，以为这一行人曾到他店铺里烤过火。两个土客的逃回，更证实了前后经过万确千真。

下半天，这件事情即传遍了高枧。对队长说，这是丢面子的大家。所以即刻在团防局召集村保紧急会议，商量这事是进行私和，还是打公禀报告县里。当场有个年少气盛的满家人说：“红岩口地方本在大队长治安范围内，田家人这种行为，近于有意不认满家的账。若私和，照规矩必这方面派人出面去接洽，商量个数目，满家出笔钱方能把人货赎出。这事情已有点丢面子。凡事破例不得，一让步示弱，就保不定有第二回故事发生。并且一伙中还有个拐带巧秀逃走的中寨人，拐了人家黄花女，还敢露面欺人，更近于把唾沫向高枧人脸上吐。”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大队长和师爷一衡量轻重，都主张一面召集丁壮，一面禀告县里剿匪。大队长并亲自上县城呈报这件事，请县长带队伍下乡督促，惩一警百。县长是个少壮军人转业的，和大队长谈得来，年青喜事，正想下乡打打猎，到队长家中去住住。于是第二早即带了一排警备队，乘了个三项拐新轿子，和队长下乡。到了高枧，县长就住在大队长家中，三十个县警队都住在药王宫团防局楼下。一村中顿时显得热闹起来。

县长出巡清乡，到了高枧，消息一传出后，大队长派过红岩口八里田家寨的土侦探，回来禀报，一早上，田家兄弟带了四支枪和几挑货物，五六挑糍粑，三石米，一桶油，十多人还打了二十来件刀万叉叉，

一共三十来个人，一齐上了老虎洞。冬生和巧秀和吹唢呐那个中寨人也在队伍里。冬生萎萎悴悴，光赤着一只脚板。田家兄弟还说笑话，壮村子里乡下人的胆，“县长就亲自来，也不用怕。我们守住上下洞，天兵天将都只好仰着个脖子看。看累了，把附近村子里的肥母鸡吃光了，县太爷还是只有坐轿子回县里去，莫奈我田老六何。”

县长早明白接近边境矿区人民蛮悍有问题，不易用兵威统治。本意只是利用人民怕父母官心理，名义上出巡剿匪，事实上倒是来到这个区域几个当地乡绅家住住，大吃大喝几顿，开开会，商量出个办法。于是那出事的一区负责人，即可将案中人货作好作歹交出，或随便提个把倒霉乡下人（或三五年前犯过案或只是穷而从不作坏事的）糊涂割下头来，挂在场集上一示众。另一面又即开会各村各保摊筹一笔清乡子弹费、慰劳费、公宴费、草鞋费，并把乡绅家的腊肉香肠敛个一两担，肥母鸡大阉鸡捉个三五十只，又作为治太太心气痛，要个“白花、阴干浆子货”百八十两，鲜红如血的箭头砂收罗个三五十两，于是吹着得胜军号，排队打道回衙。派秘书一面写新闻稿送省里拿津贴的报馆，宣称县座某日出巡，某日归来，亲自率队深入匪区击毙悍匪“赛宋江”和“彭咬脐”。一面又将这事当作一件真事情稟报给省政府，用卑

职称呼同样宣传一番。花样再多一些，还可用某乡民众代表名义登个报，一注三下，又省事又热闹，落得个名利双收。机会好，官运好，说不定因此不久还将升作专员。

田家兄弟并不傻，对这种种心中有数。可是，虽看准了县座平时心理，却忽略了县长和大队长这时要面子争面子的情绪状态。

得到报告五点钟后，高视属百余壮丁，奉命令集中，带了自卫武器和粮食，围剿老虎洞巨匪，县长并亲自督战。因为县长的驾临，已把一村子人和队长忙而兴奋到无可比拟情形。就中两个妇人格外粗心害怕，又十分忧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沉默无语，一同躲在碾坊里，心抖抖的从矮围墙缺口看队伍出发。一个是冬生的老母，只担心被迫随同逃入老虎洞里的冬生，在混乱中会玉石俱焚，和那一伙强人同归于尽，自己命根子和一切希望从而割断。还有一个就是大队长的老母亲，以为为这件小事，和田家人结怨结仇，实在不是办法。与其兴师动众，让那些城里吃闲饭的警备队来大吃大喝办招待，把一村子人闹得个人心惶惶，鸡飞狗走，还不如派熟人办交涉，花点钱了事省心。两人身边还有那个新媳妇，脸上尚带着腼腆光辉，不知说什么好想什么好。大队长虽已骑上了那匹白骡子，斜佩了支子弹上膛的盒子炮，追随县长

身后出发，象忽然体会到了寡母的柔弱爱情和有见识远虑，忙回头跑到碾坊里来。

“妈唉，妈唉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我们人多，不会吃亏的！”

可是一看到满老太太和杨大娘两双皱纹四锁湿莹莹的小小眼睛，和新媳妇一双害怕担心黑眼睛，就明白家中老一辈担心的还有更深一层意义，不免显得稍稍慌张失措，结结凝凝的说：“娘，你放心！我们不会随便杀死人的。都是家边人，无冤无仇。县长也说过，这回事只要肯交出冬生和……罚一点款，就可了结。我不会做蠢事杀一个人，让后代结仇结恨，缠个不休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千万小心，不要出事！你不比县官，天大的祸都惹得起。惹了祸，一跑了事。你是本地人，背贴着土，你爷爷老子坟都埋在这里，可不能做错事！这一闹我心都疼破了求你老子保佑你，菩萨保佑你，我为你许了愿杀两只猪！但愿平安无事！”

新媳妇年纪轻不甚懂事，只觉得大队长格外威武英俊。

一行人众向老虎洞出发时，村中妇孺长老，都一同站在门前田塍上和药王宫前面敞坪中看热闹。这个乱杂杂的队伍和雪后乡村的安静，恰恰形成一个对比，给人印象异常鲜明。都不象在进行一件不必要

的战争，只象是一种及时行乐的田猎。

老虎洞位置在高视偏东二十里，差二里许路即和县属第九保区接壤。田姓在九保原是大姓，先数代曾出过一个贡生，一个参将，入民国又出过一个营长。有一房还管过两年猴子坪的水银矿。这点小小功名权势，在乡下是有相当意义的。影响到这一族的，是一部分子弟从庄稼汉转入县里中学读书，另外一部分子弟，又由田里转上山寨，保留个对泥田硯田均无兴趣不耕而获的幻想。先还只是用镰刀收获他人的庄稼，随同民国长期内战社会堕落的发展，到后即学会用火器收获他人的财物。有一些不肖子弟，在本村留不住脚后，方转入高视属刨荒山。高视属最富腴的土地原在满家住的村子，那一坝冬水田和四山茶桐梓漆，再加上本村五里官路上的那个大市集，每逢三六九把附近五十里货物集中交易，即以山货杂物盐布茶漆的集散，也影响到许多人经济生活，得天独厚处，已够使得其他村保人民羡慕。加上满姓大户势力集中，自然更易为别的村保感到不平。老虎洞在高视属算极荒瘠，地在鸟巢河下游，入冬水源小，满河滩全是青石和杂草。夹岸是青苍苍两列悬崖，有些生长黄杨树杂木，有些却壁立如削，草木不生。老虎洞分上下二洞，都在距河滩百丈悬崖上，位置天生奇险，上不及天而下不及泉，却恰好有一道山缝罅可以

上攀。一洞干涸，里面铺满白沙。一洞有天生井泉，冬夏不竭，向外直流成一道细小悬瀑。两洞面积大约可容上千人左右，平时只有十月后乡下人来熬洞硝，作土炮火药或烟火爆竹用，到兵荒马乱年头，乡下人被迫非逃难不可时，两属村子里妇孺，才带了粮食和炊具，一齐逃到洞中避难，待危险期过后再回村中。后来有逃难人在洞中生育过孩子，孩子长大成了事业，因此在干洞中修了个娘娘庙，乡下求子的就爬上洞中来求子，把庙中泥塑木雕女菩萨穿上丝绸绣花袍子，打扮得粉都都的。地方既常有香火供奉，也就不少人踪。只是究竟太险，地方虽美好实荒凉，站在洞口向下望，向远望，有时但见一片烟岚笼罩树木岩石，泉水淙淙，怪鸟一鸣，令人生绝俗离世感。

两个洞既为田家人预先占据，把路一堵住，便成绝地。除附近小小山缝还生长些细藤杂树，鼯鼠猿猴可以攀援，任何人想上下都不可能。

做案的田家人，本意不过是把土货夺过手，放冬生回去传话，估量满家有钱怕事，可以换两三支枪。事情并不打量扩大。凑巧冬生和拐巧秀逃到田家寨子吹唢呐的一位迎面碰头，于是把冬生暂时扣下，且俟派人接头换得了枪，大家向贵州边上逃奔时再释放冬生。不意吴用孔明算左了计，把握不住现实。大队长为面子计，竟大张声势邀县长出巡剿匪。这一

来，因激生变，不能瓮中捉鳖，让人暗算，大伙儿只好一齐逃入老虎洞，以逸待劳，把个大队长拖软整融再办交涉。

当地人民武力集中在河下悬崖两头，预备用封锁方式围困田家人时，洞中一伙当真即以逸待劳，毫不在意，每天在上面打鼓打锣叫嚷笑闹。一切都若有恃无恐，要持久战下去。且算定持久下去，官方和高枳一村子人，都必然在疲劳饥饿下自认失败。地势既有利于洞中一伙，下面新火器不仅无从使用，且得从草丛石罅间找寻掩蔽，防备上面用火器或石卵瞄准，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事方法相差不多。今古不同处，即在这种情形下，纵再有个聪明人想得用大木马装载武士，也无法接近洞口，趁隙入洞。

县长先是远远的停在一个大石堆后，指挥这个攻势。打了百十枪后，不意上面锣鼓声更加热闹。天已入暮，山谷中夜风转紧，只好停止进攻，派兵士砍松树就僻处搭棚，升火造饭，大家过夜。

第二天想出了主意，调三十名县警队从三里外红岩口爬上对山，伏在对山悬崖上向洞中取准，把锣鼓打息了一会儿，随后却忽然发现洞中三尊穿红缎袍子的塑像，直逼洞口，锣鼓又重新自洞中传出。枪弹虽打中洞口目标，实无从伤着那些混和野性与顽劣作成的嘲侮表现。洞中当真有新式武器，洞口还击

了十来响枪，大队长从枪声中分辨得出有当时著名的春田、小口紧和盒子炮，而且一共有五支枪，比侦探报告还多一支。

大队长虽杀羊宰猪作犒劳，还为县长预备腊肉野味和茅台酒，又派人从家中带了虎皮狸子皮褥垫行军床过野外生活，到了第四天，县长的打猎趣味已索然兴尽，剿匪兴奋则真如田家兄弟说的，完全用疲倦代替，借故说县里还要开清乡会议，得赶回去主持。又说洞中匪徒，已成瓮中之鳖，迟早终必授首，只要派少数人把住山脚路口，再好好计划守住岩壁两端和红岩口村子大路，匪徒纵再顽狠，不久也依然会授首成擒！于是召集高视人民，训话一个半钟头，指挥了一大套战略，还零零碎碎称引了许多似可解不可解《孙子兵法》上的话语，证实武德武学两臻善美外，县长于是上了轿，押着三十个缩缩瑟瑟的土制队伍，和几担队长贡献的土特产，一大坛米酒，一大坛菌子油，以及一笔来自人民的犒劳，把个一百四十斤的肥官官肉砣砣，压在三个轿夫背上，摇摇荡荡回返县城去了。

大队长作了督战官，采用了“军师吴用”的意见，用《孙子兵法》上成语，稳住了自己失败意识，继续包围下去。

到了第七天，高视属其他村子里的自卫队。带来

的粮食大半已吃光了，又已快到过年时节，各有事做，不能不请求回家。大队长的意见，天气那么冷，全部回家也极自然。可是县长却于这时节来了个极严厉命令，“限旬日攻克，不得迁延支吾，致干未便”。末尾一句话，好象是把大队长腰上重重踢了一脚，不免闷昏昏的，又急又气。真真是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深悔事先不和母亲商量，结果弄得个骑虎难下。

局中师爷和我各背了个被卷，去红岩口老虎洞观战。先是到河下看了许久，又爬上对山去，欣赏一番。一切情景都象只宜于一个风景画家取材而预备的，不是为流血而预备的。可是事实两个山洞中却正有三十来个生气活跃的人在被围困中。倘若一直围下去，总有一天洞中人会全体饿死的。然而这时节山洞中却日夜可闻锣鼓欢呼声。师爷即景生情，想出了个新主意，以为从后面必可爬上山岩。若爬得上去，估计顶上距洞口不会到一百五十步。村子中有的是石匠，为什么不调遣两个到老虎洞顶上去，慢慢的从岩缝打条小路下达洞口，从上面作个攻势？不及到洞口，我们就可以派个人去办交涉，和里面掌舵的谈谈条件，看看是不是可以谈得开。

两个石匠当真就着手工作，打了七八天，到得峰壁顶上时，方知道山夹缝石头错落，还可攀藤附葛勉强上下。因此同时在山顶上也派了人防守，免得从这

条路逃脱。仅仅九天，那悬崖路已开到离上洞不及三丈远近，已可听得洞中人谈话。大队长从顶上攀着绳子溜到那个石嘴上去，招呼洞里人开谈判。只要允许把人货枪三者一齐交出，即可保障一伙人生命安全。洞中人却答应还人还货，可不缴枪。为的是缴了枪，目前虽可以一切无事，此后几个人安全可就无多大把握。尤其是首谋的田家兄弟，和那个拐巧秀逃走吹唢呐的中寨人，在洞口称五哥管事的，怕大队长饶放不过。若不缴枪呢，大队长一方面又不免担心。因为乡下人习性他摸得熟，事本来即从“不服气”挑起，这次不成功，从口中抠出了肉团团，气咽不下，还会闪不知作出更严重的举动，再向三十里边上一跑了事，到后又由局里师爷和那中寨人商讨办法，问题依然僵持，不能解决。不过却因此知道巧秀的确藏在洞中做押寨夫人，师爷叫她时她不则声。

最后一着是冬生的妈杨大娘，腰上系着一条粗麻绳，带了两件新衣，一双鞋，两斤糍粑，攀藤援葛慢慢下到洞口上边绝壁路尽处，来作活招魂。

“冬生，冬生，你还在吗？”

只听到洞里有个人传话：“冬生，冬生，有人叫你！你妈来了！”

被扣留的冬生，一会会也爬到了洞口边，仰着头又怯又快乐的叫他的娘，“妈唉，妈唉，我还活着，不

冷不饿，你不用担心！”脆弱声音充满了感情。

杨大娘泪眼婆娑的半哭半嘶：“冬生，你还活着，你可把人活活急死！你老子前三世作了什么孽，报应到你头上来！你求求他们放你出来啊！”一面悲不自胜一面招呼巧秀和田家兄弟，“田老大老二，我杨家和你又无冤无仇，杨家香火只有这一苗苗，为什么不积点德放他出来？巧秀，巧秀，你个害人精！你也做点好事，说句好话！满家养了你十六年，待你如亲生儿女一样，你还不长翅就想远走高飞！”

巧秀害了羞不便回嘴，洞口田老二却说：“杨大娘，要你大队长网开一面就好！大家都是家乡人，何必下毒手一网打尽？大队长说要饿死我们。我不相信，再拖半年我们也饿不死的。我们说话算话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不会错认人。满家人仗势逞强要县长来红岩口清乡，把一村子里鸡鸭清掉，不成功，坐了三顶拐轿子打道回衙门了。我们田家有一个人死了，要他满家赔一双。我们能逃也不逃，看他拖得到多久。”

“这是你们自己的账，管我姓杨的娃娃什么事？”

“杨大娘你放心，你冬生在这里，我们不会动他一根毫毛。你问问他是不是挨饿受寒。解铃还是系铃人，事情要看队长怎么办！”

杨大娘无可奈何，把带来的一点吃用东西抛下去，只好伤心绝望离开了那个地方。这地方不久就换

上了几个乡下憨子，带了大毛竹作成夹有辣子末的烟火，绑缚在长竹杆一端，点燃后悬垂下到洞口边，一会会，就只见有毒烟火吼着向洞口冒烟喷火，使得两山夹谷连续着奇怪怕人回声。洞里人却想出办法，把一个临时缚成的木叉抵住竹杆向旁边挪移。烟火爆裂时更响得山谷震动。可是很显然，这一切发明实无济于事，完全近于儿戏。

攻守两方都用尽了乡下人头脑，充满了古典浪漫气氛，把农村庄稼人由于万千年渔猎耕耘聚集得来的智慧知识用尽后，两方面都还不服输，终不让步。熬到第十七天后，洞中因人数不足，轮流防守过于饥疲，一个大雾早上，终于被几个高枳乡下壮汉，充满狩猎勇敢兴奋，攻占了干洞口。守洞的十四个人，来不及向上面水洞逃走，不能不向里面退去，虽走绝路还是不肯缴械投降。因为攻打这个洞口，高枳人有一个受伤死去，高枳的石匠于是在洞里较窄处砌上一堵石墙，封住了出路，几个人轮班守住。一面从山下附近人家抬了个车谷子的木风驴上山来，在石墙间开了个孔道，预备了二三十斤辣子，十来斤硫磺，用炭火慢慢燃起有毒浓烟来，就摇转木风驴，把毒烟逼扇入洞口。一切设计还依然从渔猎时取得经验，且充满了渔猎基本兴奋。这个洞里既无水可得，那十四个乡下人半天后就被闷死了。过了三天毒烟

散尽后，团队上有人入洞里去检察，才知道十四个人都已伏地断气多时，还同时发现了二十多只大白耗子，每头都有十多斤重，肥敦敦的和小猪一样。队上人把十四个人的手都齐腕砍下，连同那些大耗子，挑了一担手，四担耗子，运到高枳团防局，把那些白手一串一串挂到局门前胡桃树下示众。一村子妇女小孩们都又吓怕又好奇，远远的站在田埂上瞧看这个陈列。第二天大清早，副队长就把这个东西押上县城报功去了。

干洞攻下第五天，水洞口也被几个乡下猛人攻入，逼得剩余的一群，不能不向洞中深处逃去。但这一回情势可不大相同，攻守双方都十分明白。这个洞的形势十分特别，一进去不到五丈，即有一道高及丈许的岩门，必向上爬丈多高方能深入。里面井泉四时不竭，洞里还温暖干燥，非常宜于居住。且里面高大宏敞，漆黑异常，看洞口却居高临下，十分清楚。里边人便溺随水流出，占据洞口的人饮料就大成问题，得从山下取水。冬生和巧秀都在洞中，前一回办法显然已不宜用也不中用，还得用坐困方法等待变化。因此在洞里近岩壁处，依然砌了一道墙，把内外封锁。大队长和十多个人就守住洞口，也用个以逸待劳方法等待下去。

杨大娘又来回跑四十里路，爬上悬岩洞口为冬

生办了一次交涉，不能成功，虚虚怯怯带着碎心的忧苦回转村子里去了。局里师爷愿意告奋勇进洞，用生命担当彼此平安，也商量不出结果。洞外为表示从容，大队长派人从家中搬了留声机来唱戏，慰劳团队族人。里面为对抗这种刺激，在锣鼓声中还加上一个呜呜咽咽的唢呐，吹了一遍《山坡羊》又吹一遍《风雪满江山》，原来中寨人带了巧秀上路时，并不忘记他的祖传乐器，还保留得上好。

但彼此强弱之势已渐分，加上县长又派了个小队长来视察了一回，并带了个命令来，认为除恶务尽，悍匪不容漏网，并奖励了几句空话，使得大队长更不能不做个斩草除根之计。洞里一面知道事已绝望，情绪越来越凝固激越。田家兄弟一再要把冬生处分出气，想用手叉住孩子喉管时，总亏得巧秀解围，请求不要把他人出气，好汉作事好汉当，才象个男子。冬生终得幸而免。

先是上下两洞未陷落，山顶未封锁时，大家要逃走还来得及，本可抛下重器悄悄沿山缝逃走。不过既有言在先，说要拖个一年半载，把高视人满家累倒，这一走未免损失田家体面，将来见不得人。加上个自以为占据天险，有恃无恐，所以这次胆大轻敌，不免小觑了对方。到半月后经过一回会议分析检讨，结果有十六个少壮，揣带一腰带烟土，半夜里爬山沿山缝

小路逃走，预备向下河去掉换几支短枪，再返回来找机会打救援。其余人都刺手指吃了血酒，盟神发誓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至死不离本位。下洞既已失陷，生力军牺牲大半，上洞中连同巧秀和冬生，已经只余八个人。虽说洞口已砌了墙，隔绝内外，还是不能不防备万一，六个人分成两班，分班轮流坐在洞里崖壁高处放哨。巧秀和冬生却不分派职务，可以各处走动。

冬生和巧秀原本极熟，一个月来患难中同在一处，因此谈起了许多事情。冬生和她谈起逃走后一村子里的种种，从满家事情谈起，直到他自己离开药王宫那天下午为止。加上这一个月来洞中生活，从巧秀看来，真好象是整本《梁山泊》、《天雨花》，却更比那些传奇唱本故事离奇动人。把这一月经过的日子和以前十七年岁月对比，一切都简直象在梦里，更分不清目前究竟是真是梦。

巧秀听过后吁了吁气说：“冬生，我们都落了难，是命里注定，不会有人来搭救了！”

冬生福至心灵，忽然触着了机关，从石罅间看出一线光明，“巧秀，人不来打救我们要自寻生路。我们悄悄的去和五哥说，大家不要在这里同归于尽，死了无益！只有这一着棋是生路！”

“他们都吃了血酒，赌过咒，同生共死，你一说

出口，刀子会窝心扎进去！”

“你和他有床头恩爱情分，去说说好！他们做他们的英雄，我们做我们的爬爬虫，悄悄的爬了出去吧。”

当巧秀趁空向吹唢呐解闷的中寨人诉说心意时，中寨人愣愣的不则一声。巧秀说，“你要杀我你就杀了我，我哼也不哼一声。我愿意和你在这洞里同生共死，血流在一块。不想我死，你也不愿死，做做好事，放冬生一条生路，杨大娘家只有这一个命根根，人做好事有好报应，天有眼睛的！”

中寨人心想：“冬生十五岁，你十七岁，我二十一岁，都不应当死！可是命里注定，谁也脱不了！”

巧秀说：“五哥，你拿定主意再说吧。要死我俩一块死，想活我陪你活。”

中寨人低低叹了口气：“我要活，人不让我们活，天不让我们活！”

谈话于此就结束了。思索却继续在这个二十一岁青春生命中作各种挣扎燃烧。

到了晚上，派定五哥和另外两个人守哨。大家都已经一个月不见阳光，生活在你死我亡紧张中苦撑，吃的又越来越坏，所以都疲乏万分。两个人不免都睡着了。只中寨人反复嚼着和巧秀白天说的话，兴奋未眠。在洞中生活过了很久，原来还有一盏马灯，大半

桶煤油，到后来为节省煤油，在灯下也无事可作，就不再用灯，只凭轻微呼吸即可感觉分别各人的距离和某一人。守哨的去洞口较近，休息的在里边，两者相去有二三十丈。中寨人从呼吸上辨别得出巧秀和冬生都在近旁，轻轻的爬到他们身边去，摇醒了两个人。

“冬生，冬生，你赶快和你嫂子溜下崖去，带她出去，凭良心和队长说句好话，不要磨折她！这事情是田家兄弟和我起的意，别人全不相干！我们吃过了血酒，不能卖朋友，要死一齐死在这个洞里了。巧秀还年青，肚子里有了毛毛，让她活下来，帮我留个种。你应当帮她说句话，不要昧良心！”

大队长洞口拥着一条獾子皮的毯子，正迷蒙入睡，忽然警觉，听到洞里窸窣作响，好象有人在急促的爬动。随即听到一个充满了惶急恐怖脆弱低低呼喊：“大队长，大队长，赶快移开石头，救我的命！赶快些，要救命！”

大队长一面知会其他队兵，一面低声招唤，“冬生，是你吗？你是鬼是人？你还活着吗？”

“你赶快！是我！我鼻子眼睛都好，全胡全尾的！”末一句原是乡下顽童玩蟋蟀的术语，说得几人都急里迸笑。

石墙撤去一道小口，把人拖出后，看看原来先出

的是巧秀，前后离开了高枧不到五十天的巧秀。冬生出来后还来不及说话，就只听到里面狂呼，且象是随即发生了疯狂传染。很明显，冬生巧秀逃脱事已被人发觉，中寨人作了卖客，洞中同伙发生了火并。中寨人似乎随即带着长嗥，被什么重东西扭着毁了。二十一岁的生命，完了。夜既深静，洞中还反复传送回音，十分凄冽怕人。几人紧张十分的忙把墙缺口封上，静听着那个火并的继续，许久许久才闻及一片毒咒混在呻吟中从洞穴深处喊出，虽微弱却十分清楚：“姓满的，姓满的，你要记着，有一天要你认得我家田老九！”

第二天，发觉洞中流出的泉水已全是红色。两个乡丁冒险进洞去侦察，才发现剩下几个人果然都在昨晚上一种疯狂痉挛中火并，相互用短兵刺得奄奄垂毙了。田家老大似乎在受了重伤后方发觉在暗黑中和他搏斗的是他亲兄弟，自己一匕首扎进心窝子死了。那弟弟受伤后还爬到近旁井泉边去喝水，也伏在泉边死了。到处找寻巧秀的情人，那个吹唢呐的中寨人，许久才知道他是坠入洞壁左侧石缝中死去的。大队长押了从洞中清扫得来的几担杂物，剩余烟土和十只人手，两个从洞中夺回死里逃生的生口，不成人形的巧秀和冬生。冬生手上还提着那个唢呐。封了洞穴，率队回转高枧，预备第二天再带领这十只惨白

的手和两个与案情有关的生口，上县城报功，过堂。

当那一串人手依旧悬挂在团防局门前胡桃树下，全村子里妇女老幼都围住附近看热闹时，冬生和巧秀，都在满家大庄子侧屋烤火。各已换了干净衣裳，坐在大火盆边，受老太太、杨大娘、师爷、大队长、二少爷和作客人的我作种种盘问。冬生虽身体憔悴，一切挫折似乎还不曾把青春的火焰弄熄，还一面微笑，一面叙述前前后后事情。一瞥忽发现杨大娘对他痴痴的看定，热泪直流，赶忙站起来走了两步，“娘，你看我不是全胡全尾的回来了吗？”

“你全胡全尾，可知道田家人死了多少？作了些什么孽要这样子！”

巧秀想起吹唢呐的中寨人，想起自己将来，低了头去哭了。

满老太太说：“巧秀，不要哭，一切有我！你明天和大队长上县里去，过一过堂，大队长就会作保，领你回来，帮我看碾坊。这两天溪里融雪，水已上了一半堤坝，要碾米过年！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我明年要做七天水陆道场，超度这些冤枉死了的人，也超度那个中寨人。——”

当我和师爷和大队长过团防局去时，听到大队长轻轻的和师爷说，“他家老九子走了，上下洞都找不到。”又只听到师爷安慰大队长说，“冤家宜解不宜

结，老太太还说要做七天七夜道场超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

.....

快过年了，我从药王宫迁回满家去，又住在原来那个房间里。依然是巧秀抱了有干草干果香味的新被絮，一声不响跟随老太太身后，进到房中。房中大铜火盆依然炭火熊熊爆着快乐火星，旁边有个小茶罐咝咝作响。我依然有意如上一次那么站到火盆边烘手，游目四瞩，看她一声不响的为我整理床铺，想起一个月以前第一来到这房中作客情景，因此故意照前回那么说，“老太太，谢谢你！我一来就忙坏了你们，忙坏了这位大姐！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喉头就为一种沉甸甸的悲哀所扼住，想说也说不下去了。我起始发现了这房中的变迁，上一回正当老太太接儿媳妇婚事进行中，巧秀逃亡准备中，两人心中都浸透了对于当时的兴奋和明日的希望，四十天来的倏忽变化，却俨然把面前两人浸入一种无可形容的悲恻里，且无可挽回亦无可补救的直将带入坟墓。虽然从外表看来，这房中前后的变迁，只不过是老太太头上那朵大红绒花已失去，巧秀大发辮上却多了一小绺白绒绳。

巧秀的妈被人逼迫在颈脖上悬个磨石，沉潭只十六年，巧秀的腹中又有了小毛毛。而拐了她同逃的

那个吹唢呐的中寨人，才二十一岁，活跳跳的生命即已不再活在世界上，却用另外一种意义更深刻的活在十七岁巧秀的生命里，以及活在这一家此后的荣枯兴败关系中。

我还不曾看过什么“传奇”，比我这一阵子亲身参加的更荒谬更离奇，也想不出还有什么“人生”，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——一切都若不得已。

满家庄子在新年里，村子中有人牵羊担酒送匾，把大门原有的那块“乐善好施”移入二门，新换上的是“安良除暴”。上匾这一天，满老太太却借故吃斋，和巧秀守在碾坊里碾米。

一九四七年十月北平